

編號：48

## 寄黃幾復<sup>1</sup>

黃庭堅

我居北海君南海<sup>2</sup>，寄雁傳書謝不能<sup>3</sup>。  
桃李<sup>4</sup>春風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燈。  
持家但有四立壁<sup>5</sup>，治病不祈<sup>6</sup>三折肱<sup>7</sup>。  
想得讀書頭已白，隔溪猿哭瘴溪<sup>8</sup>藤。

### 一、作者簡介

黃庭堅（公元 1045 – 1105），字魯直，號山谷道人，晚號涪翁。洪州分寧（今江西修水）人。治平四年（公元 1067）進士。他是「蘇門四學士」之一，政治命運大致與蘇軾相似，都是仕途不順。曾任校書郎、著作佐郎、涪州別駕、太平知州等職。其間多次遭到貶謫。他的詩風奇崛瘦硬，創「奪胎換骨」、「點鐵成金」之說，是宋代江西詩派的主要代表。在詩歌創作上與蘇軾齊名，號稱「蘇黃」。他在詞的創作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，書法是宋代「蘇黃米蔡」四大家之一。

### 二、背景資料

這首詩題下原有自注：「乙丑年德平鎮作。」德平鎮在今山東德州東北。乙丑是元豐八年（公元 1085）。元豐六年（公元 1083）十二月，黃庭堅監德州德平鎮，直到元豐八年五月，一直在德平任上。

### 三、注釋

1. 黃幾復：黃介字幾復，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人，是黃庭堅的好朋友，當時任廣州四會縣（今廣東四會縣）知縣。幾：粵[機]，[gei1]；美[ji]。
2. 北海：渤海。德平靠近渤海。說是北海，是相對南海而言。南海：廣州四會靠近南海。黃庭堅曾將此詩寫成書法，跋語中說：「時幾復在廣州四會，予在德州德平，皆海瀕也。」《左傳》僖公四年記載齊國伐楚，楚王派使者對齊王說：「君處北海，寡人處南海，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。」黃庭堅用其語，表示路途遙遠。
3. 寄雁傳書：相傳大雁能夠傳遞書信。又，相傳大雁南飛至衡陽回雁峰，即掉頭北歸。四會在衡陽的南面，大雁當然飛不過去。寄：委託。謝：辭謝。將這兩個典故合用，意思是說，兩個人相距遙遠，連通書信也不能。

4. 桃李：桃花和李花。這兩種花都在春天開放。
5. 四立壁：家中只有四面牆壁，形容生活貧困，一無所有。這裏用了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：「相如乃與馳歸成都，家居徒四壁立。」
6. 祈：求。ㄅ[奇]，[kei4]；ㄅ[qí]。
7. 三折肱：《左傳》定公十三年：「三折肱，知為良醫。」意思是說，手臂多次折斷，就能懂得醫治之法而成良醫了。這一句是反用《左傳》，意思是說，黃幾復有才幹，不需要經歷多次挫折，就能取得很好的成績。肱：ㄅ[轟]，[gʷang1]；ㄅ[gōng]。
8. 瘴溪：嶺南多瘴氣。說溪水上籠罩着一層瘴氣，是形容友人生活環境的艱苦。

#### 四、賞析重點

這首詩是黃庭堅的名篇，當時就廣泛傳誦。

首二句寫作者和友人相距遙遠，不易聯絡。這層意思雖然簡單，但寫起來卻頗見波折。「北海」、「南海」之說，確是實情，不過《左傳》中說的是「風馬牛不相及」，在作者筆下就一反其意，寫儘管路途遙遠，仍然心靈相通。第二句更加奇妙。兩人相距遙遠，只能靠通信傳達感情，原是理中應有之義；大雁傳書和衡陽雁歸，以至音書難達，也都是常見的寫法。不過，作者卻將這層意思讓大雁來表達，說由於四會在衡陽南面，雁飛不過去，因此謝絕了帶信的請求。這樣一來，這個被用得極熟的表現方式，也就有了幾分新意。

第三、四句用對比的方法，寫昔日相聚之樂和今日離別之苦。前者說，在和風駘蕩、桃李花開的春日，大家共飲美酒，是多麼快樂；後者說，分別之後，十年來，漂泊江湖，經歷過多少次夜雨孤燈的淒涼，彼此都在深深的思念。這兩句，當時就非常有名，和黃庭堅同為「蘇門四學士」的張耒就讚為「奇語」（《王直方詩話》）。要說其中表現的情境，也並不特殊，那麼「奇」在何處？首先，哀樂的對比非常有力度，不僅有「一杯酒」的短暫和「十年燈」的漫長，恰成對照，而且，從表現手法上看，互相映襯，也都是進一層寫。王夫之在其《薑齋詩話》中曾說：「以樂景寫哀，以哀景寫樂，一倍增其哀樂。」這兩句中，前一句可算是「以樂景寫哀」，後一句則是「以哀景寫樂」。將如此複雜的情緒濃縮在一聯中，其表現力自是非同一般。其次，善於組裝意象，從而構成畫面，表達情感。這兩句的十四個字，都是名詞，構成並置的意象，能夠調動讀者的想像，讓讀者用想像去填補其中的空間。這一手法，從溫庭筠《商山早行》中「雞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」發展而來，但黃庭堅卻有自己獨特的創造。

第五、六句寫黃幾復的境遇。在作者筆下，是說友人有才華卻境遇不佳，但寫來卻比較含蓄。家徒四壁言其生活之苦，身為知縣卻如此家境，其為官清廉，自然可想而知。「三折肱」的典故，是說黃幾復有治理之才，不必從挫折

中接受教訓，也能將事業做得很好。也就可以想見，黃氏治理縣政，一定是得心應手的。家徒四壁，好像是理家不行；「肱不三折」，卻又說治國有才。這兩句也是用的對比手法，只是將想要表達的意思暫時隱藏起來，立即過渡到最後兩句。

最後兩句接上而來，以想像之詞結束，也呼應首聯相距遙遠，音訊難通的意思。作者說，友人如今已經滿頭白髮了，卻仍然像以前一樣把卷好學。那麼，這樣一個清廉、能幹、好學的人，卻仍然還困在一個小地方做知縣，是不是太說不過去了呢？末句用瘴煙四起，猿聲悲鳴的環境描寫來加以映襯，就將憐才之意和不平之鳴，見之於言外。

黃庭堅寫詩，善於用典。這一篇明顯可以看出這一特色。在高明的作家手中，適當用典是為了擴大作品的厚度、廣度和強度，更好地表達思想感情。黃庭堅的這首詩就可以從這個方面來認識。